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

策賦蘇書之學

此姑自內帑之具

貢之自叙燕夫用

息成國信

出悉之兵制地

汪春曾根木

恩寵至明禁

府之資責臣

德宗補言治

口帝其富

無心主晉用而

士之味

百計百師

不聞

至

外

之利以

石

劉敬

明禮

蔡襄

去冗

蔡襄

內帑

田况

王者官天下家六公風化普暨孰非王士經產雜
 出悉為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
 共皆心甄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內府受九
 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
 此故有內外之異非天子之私也若或任聚斂
 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奢用而致然於德
 音無所益也况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

遺患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銳意於理躬履儉德述
 宣釀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正觀逮乎末年乃
 恃泰寧內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說媚上以謂賦稅
 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
 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為瓊林大盈之庫王鉷
 每歲進錢百億皆三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寇
 盜厥後常息李義杜亞劉替之徒競為貢奉曲祈
 恩寵至於裴勣窮賈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傾軍
 府之資以拜刑部遺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奉
 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西敦之論也 國家冒

疆窮朔南建魏任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
利之司稽勾繁廣研及主攝歲求倍徙加以鳴社
慶辰升煙大祀冊禮昭綉容典交修九州之人無
不成獻其力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哀於公賦
輪之內怒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美餘
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
假貸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為非且
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之國家之有天下豈有
公使外足而內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
孰與足者昔漢文之享御也利澤省繇費民有

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以因其資而騁嗜奔慾翫
兵黷武用既殫費執不可已於是桑羊孔僅之徒
專務功而推酤筭緡坐市販物鹽鐵鈇趾株送神
即之法流弊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景之德洽著
於前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虛耗未易
集也靈帝之世多蓄私藏中尚方歛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繁目為道可行
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尚爾矧陳隋之末世
乎是府庫之積不為私也章今矣今縱未能悉出所
積以付道司亦嘗亦豐凶之年郵夏歲之俗去也

納之各通內外之財俟乎下民寬饒大計盈給然後內於別藏歛其餘此亦不爲過也抑又聖人大寶曰位見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法蓋寶乎位則它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舉不爲私以是而言所本尤大若天心獨捨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於萬嗣矣

叙燕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故臣持燕挾虜箴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疆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疆弱燕不能加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二盜運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恭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倚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盡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
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
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遊長驅無復顧忌
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
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
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
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符堅淝
水哥舒翰潼關是也走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
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
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
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
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
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
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
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
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
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
迹其勝敗云

息戍

世西

尹

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

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前羽城殆盡今西北涇原鄜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

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言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 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黨其乘我荐飢我必濟師饋饗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割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

其賦無它易賦以泉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
蠲其雜徭民幸於底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
武者爲什長隊王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
東功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
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
其刑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
習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
之策乎

兵制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

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
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
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
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
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
之兵疆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
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
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
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
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

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

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

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辦
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
未之有也

根本

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
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
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
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
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虚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
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

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
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
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
危諸呂之難亡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之
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
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
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
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
思漢思明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
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

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
疆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以傾天下而終
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
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
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
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
不能亡國况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
况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爲天下國家者
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爲貴社稷
次之君爲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

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善義勇伊尹呂望
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姦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
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係紂義勇
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
桀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
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
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四
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
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
之以草芥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

傾裘嗚呼民可忽哉臣觀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皇帝陛下

養民勤矣受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

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

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易數也募兵盛也

游惰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

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驛久使任抑

兼并斥游惰謹求其利病而各著千篇

石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

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

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其

邦則不禁女去織紵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

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

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

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彊

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

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

則叛也男去其妻報女去其織紵則離其業也工作奇

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

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亦有游手，追有
游食，則公私墮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
也。豪彊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
貪於下，則公道闕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
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
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
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
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
之制也。

法其不為其法也
責臣
石
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
且當棟撓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極弱，
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
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
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
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
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
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
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
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

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
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久安無事
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
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間則陳功勞叙閱
矜材能薦智略悵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
日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曰有邊鄙之憂聖
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
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
之事况聖君英威眷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茲
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

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
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
則四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責
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
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寘諸法
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疑平非言治疑平也 大宋之劉俊之始創
為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異
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於特志言而徇
於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於太

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居而治未嘗同此道之
謂也崔寔論爲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
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
致乎非以寬致平也 大宋之興剗五代之敝除
其苛虐吏以鞭扑赦贖爲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
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疆桀之
虜內無群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於今百年
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乎者乎固
之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
已踈矣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隣國略循

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
講信脩睦附疏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
術已踈者乎從此觀之爲治者因於時而迹不足
守也語治者徇於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詩書禮
樂治世之具者比日遺迹而未其所以迹者也忘言而
索於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明禮

蔡

襄

三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
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
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

矣唐興細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
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
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其太祖
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母結好
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
好生卹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
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
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
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
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

也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

去冗

蔡襄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
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
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
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
矣今治天下乃不知如是宰相不知兵增兵多少
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日添兵而財用有無
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為辦事不
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

不量所出國不富實 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
故謂兵冗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
之 太祖 太宗朝仕宦者或有功勞或有名譽
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
不遷者有之 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
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
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
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
三年一遷之法今爲大弊也 祖宗時鄉監郎中
無數十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

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授
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 真宗
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 仁宗時但
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可不思其變更之
術也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 陛下熟思之
漸求消冗之說

不量所出為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
故謂兵冗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
太祖太宗朝仕宦者或有功勞或有名譽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理况
漸也廷去以百餘人其間不顯異者亦不顯
無與者無不轉官官者亦不顯其亦不顯
却選入官者亦不顯其亦不顯其亦不顯
封賜財一選二千員其亦不顯其亦不顯
錢便合人吟無軍以幾而久其亦不顯其亦不顯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賞

策明亦賞天子與親至若至茶盤
必以諸原賞賜心動之何難至矣而蔡官襄常
位賞禮法為也天子與親至若至茶盤
則其亦賞格得也今有德之必必自勤孫亦洙不
國錄今嚴宗廟天子與親至若至茶盤
天子與親至若至茶盤
帶厚也敦儉重恩欲必賞其其亦洙不
策之也策略香香大也與賞之請其亦蘇
致恭也決壅蔽員員此則變吾之祥在也蘇
蘇之也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士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之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劍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

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捕賊之法必賞也功異於常者可也其餘無名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禮法亦新之書而為夷矣鄭官官辨之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羅蔓天下或給之士田屋廬以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

爲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
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
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
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
宗廟之禮而爲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
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
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呶噪而禳
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宮室之
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唯天子有加焉
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

之居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
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官殿數十百倍此則變吾之
宮室之禮而爲夷矣古者爲之衣冠以莊其瞻視
以節其步趨禁奇衰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
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裙不襟不帶此則變
吾之衣冠之禮而爲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
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天子
當展羣臣地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
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
子君臣之禮而爲夷矣古者表葬有紀復奠祖薦

虞祥之祭皆爲之酒醴牢牲邊豆鼎籩獻薦之具
而今之舉天下凡爲裘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
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爲不孝徂習成俗
沈酣潰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
裘葬之禮而爲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爲之
淪陷幾何其爲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
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持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怪
然不爲之怪朝廷未嘗爲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
壞敗今或四夷之之人有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
擇帥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獠民必擒拏之

束縛之而加詩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
困害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
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拏束縛而加誅焉反
曲拳跪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吾中國
聖人之禮法其爲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
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爲諸侯者耶夫
勝大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
有典禮也宜朝廷敕聰博辯學之士刪定禮法一
斥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
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

中國勝則為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資格而即養者聖人之師孫之天洙

二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
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
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
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
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興也其
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
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
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

之說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清議失之激選失之
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
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
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
格闕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也士之寡
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
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
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下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
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
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

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
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惠者後
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
下者資格閹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
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
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
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闕而
爭年勞者曰夜相聞也有司躡一名差一級則揖
衣而群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于丞相之
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

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
虐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黜虎吏剜牙而食於
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
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
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
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
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
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
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
故曰萬事玩弊首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

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
滯者也便之者耆老而瀟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
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
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
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
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
月還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愈遠可為
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
功為先後祿用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
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愚一別善否陳前而

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今因宗

嚴宗廟

再歲四孟

春

孫正真

沐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
下國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
異甚大臣伏思之竊恐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
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
之祭祠祠烝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
攝事也蓋聖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
曰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之祭君親牽
牲執鸞刀以割冕而槐干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

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籍
背滅棄漢興草創禮之存者才十二三事宗廟
之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
飲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不荒乎無以禮樂為也唐
之盛時可以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
元之禮雖有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
希闕帝王之親享廟者一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
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行者相循而失也
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祠而天子未嘗親事也

唯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
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
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
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
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
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祗而奉承之瞻視梁棟而
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
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所重者一諉於祠官矣
而神御獻酌三歲告謂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焉非
嚴尊者之義也非事神訊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

事正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
曾不知復也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
陛下皆親禱祠之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祖宗
神靈之廟貌四時唯有司侍祠三歲郊見而才一
至也豈直陛下孝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侍祠則犧
牲醴酪或不能致其潔容禮服器或不能竭其恭
此神靈所以不降福也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圖
老子之祠曷若盡孝思於祖宗之廟也與其歲
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大孝於天
下也臣竊思陛下至孝烝烝非不能也直以

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謂今之吉禮在典
籍者蓋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陛下
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甚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
一動大費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國家
之禮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
故朝廷每舉一廢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
爲異則內外厚奠賚賜百官過幸增秩蓋國家
議禮太繁名物太縟故百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
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
鹵簿不設如唐之禮享廟拜陵皆用小駕今且如

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別殿酌獻而以四時親薦
享廟前期齋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駕謁太廟親
享七室以盡 陛下嚴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
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儀略則易行傳曰禮與
其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
祖宗唯享 陛下之誠百姓唯樂 陛下之孝不
在乎禮文之繁具也 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
伐代之墜禮使大孝塞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答
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
行者由 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

之盛福生臣愚妄議大禮惟 陛下少留 聖意
而幸擇

也至今擇使 陛下少留 聖意

今北虜疆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
吾自國家之際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
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盛信以誓伏
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契賜寇之故所遣使人
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繁車服整飾駟旅以夸
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
起少不敢輒異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

罷罷遣削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
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
奇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
體者法吏反以爲生事而左遷之故妾庸之臣苟
欲畢事低首下視喑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
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詬重爲黜虜
之所姍笑彼我主方驕吾以繁禮妾說之未足怪
也至於墜首之胡館旁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
邀枉王之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
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臣竊

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而拔
刀自誓唐高侑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
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
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
故大節之士且躬徇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
重國家也今陛下符虜過厚貴使者之法太密
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
知中國之多賈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
起唯戎人之所邊祿而倨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也又曰受命不

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搏姐之間祈衝
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
陛下
下宜與大臣頌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
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疆胡之
氣譬說禍福以厭抑貪狼之心其舉動言辭小不
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聞略使得馳騁
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光宗
嫌名 儉

錢
彥遠

臣聞享四海之奉者文采藩飾備味極盛勢適當
然豈過自刻損稱為儉德蓋去泰甚屏奢侈之為

儉爾一人儉則百官儉百官儉則庶民恥費敦

朴浮囂輕偽無所害利農夫工女完固克給我

太祖太宗知稼穡艱難奉養清約裁冗貶侈今

郊廟大禮陳國初器械車服堅樸素質至甚餘可

追驗矣先帝雖據太平全盛之實然儉節聖躬

嘗見內直黃門給錦衾命紫袖代幸西京時嬪御

食品準從駕群臣天禧間欲禁塗金飾下詔自天

與始暮月遠邇杜絕化之之誠耆老于今稱道

陛下嗣位音樂宮室車馬亡所加近歲差踰前臣

疎遠不悉時事但聞調諸官署財物為玩好頗衆

北門內作工雕鏤鎔冶刻削幾千人復以太官調
繁麗略就近署私立饗爨後苑置酒府醞釀共燕
昵之須官中發取市物百賈震動掖廷親戚亟齒
班列佩印綬給待禁省是數者皆無益春明臣持
此誠左右佞諂恐天聰納諫切厲兢兢畏天下過
已始相與迎志先意隱屏爲此快一時欲圖少頃
允訖賜予放宕流溢源發有漸殊不知恭於外則
愈損美德謹按禮王者皮弁以食重身防微故有
和食醫嘗食監失餘廢職則刑而別庖所薦異內
羞正饌旋取區肆間或非時珍恠不問從出不思

時禁止小使三數人尤其事 陛下安自輕御焉
奈宗廟社稷何臣之深憂也且京師四方回首易
聽取爲表式今縱未大失風俗已溢經曰上好是
下必有甚者臣視貴臣家悉相耀以技巧聲色狗
馬或竊蓄尚方器物起屋室跨通衢大路富商豪
旗歆慕結納貨賂上流緣而民益貧游手益衆猾
細作淫巧日變月新營媚富貴耳目且利令智昏
盛令心驕昏則慮不精驕則所惜重元僚邇臣安
危所托使昏且驕復何望耶昔秦王責范雎以楚
鐵劔利侵偪拙吾恐其圖秦夫得優巧拙小節也

古人用規勝負况奢儉乎使天下聞之可也四夷
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都下見先朝宰相若呂端李
沆舊第存窮僻庫陋今公卿隸人所舍或加之
蓋當時法令肅而習尚正也故衣弋綿焚雉頭裘
是廼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顧治亂所繫迺深
美絕稱從耳示後世 陛下宜醇法列聖成績歷攷
三代所以得失凡違典章舊制者亟罷揭還有司
抑減內寵之勢其父子兄弟纔賜衣食不命以要
管劇職諸郡國織靡輕綃之服止其歲輸雕纂竒
器毀斥破撤藏有金銀飾者出付度支助軍費皇皇

然穆穆然用天子禮以自澹樂而有節儉不偏不
使知聖人之心垂精勤勞興亡之際羣下率化廉恥
張立萬一有恃榮阿近遊惡未悛者嚴刑刑之假一
勸百所舉雖尊姐俯仰而所濟遠矣

策略

蘇

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
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
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
非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拆之勢而恃
與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無危也

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
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爲之以
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
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
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
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
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
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府首
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
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

舉天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
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目
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
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何此器者也
器久不用而置諸篋司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
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
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已天下
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
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曰
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

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
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
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
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
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
之心使不至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
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
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而心不服其腐儒老
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中
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相視而

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
倜倜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
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
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
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
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
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
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
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
衣其大臣將相有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

試齊吸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子深官之中而徂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

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曰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具五事以備采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

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
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
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命以上雖其至賤無
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
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
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
自通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
郵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
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女姦
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無以次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乎者何也天下不訴
而無冤下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
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
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
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
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
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
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
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

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
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
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
思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
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謂其所欲如謂
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
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
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
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
帛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憲法不明而用之不

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
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
欲與者雖有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
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
所嚮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
以壅遏而不行也昔相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
令而辦四方之實至不末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
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
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不及出

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
織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
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
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
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
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
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
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訐者之多而謂者
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
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

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書不待奏課以
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
推折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
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
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
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
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欲事之無繁則必勞
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
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
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織悉隱微莫

舉矣天子未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
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
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
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命必之而旨之日而盡一事一民慎言味也
意而身陳也夫思而至乎日出陳餘日餘之不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
其樂也而與其事同夫不曰臣也曰臣之與
會指地宜哉不曰臣也曰臣之與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

策
勸親睦

師友

臣事

民政

執原

明責

勸親睦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矜有喜相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懽忻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懽忻之心而爲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手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義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苟以自存嗟夫秦

漢以下則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自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宗 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之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

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而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

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復祀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暮月則望其有益

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師友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蓄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況士大夫守宗廟與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況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尤不可以不

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
之於甘盤皆上盡悃悃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
可以誣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驚上哉蓋以為所以
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
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
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
治也記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夫脩身至於足以
取人者學之效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以夫
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
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

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誣乎戰國之俗
權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隔勢絕師友之道
遂煙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愧
側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
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
知夫效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以一文論
因於對出舉士初也國百味是辭也王德長安國
朝廷間歲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
謁既貢於鄉而禮部又加之以陞黜然後第之於
廷公相百執之選舉出於此而臣愚竊取議其不

然者夫待之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恥之俗取之無其實則不足以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行於疇昔而一日使之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知矣惰遊苟賤見棄於閭巷而得與豪傑之士馳騁上下有司以一吏誰何於前而擊蹠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守之以吏卒而譏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混穀而不欲寬以繩墨率以謂上無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任也待之以此足以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任之後其能攫以廉恥而不僥倖聲利手所謂詩賦策論章

句律令之藝不足以為天下之用而徒以弊學者精銳之志限以禮部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況取舍未能無繆於好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之人常患乎好自私也為有司者未聞自以不能求止者於是宜有幸得之士也彼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潰潰然不知勸沮而無以抑其來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齷尤甚者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粗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捷敏之

姿而所閱如此之博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
聖賢之意雖無聲病之拘牽而擿扶名數難其中
選未嘗試其一言之效而卒所以得者不過善其
記問文辭而已此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
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
此而其敝有不盡革者此臣之所未論也議者方
且謂今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
必易哉孰知夫此蓋得於萬一之幸爾以今天下
選用之不一而在事者常患乎不學也昔鄭以尹
何為邑而子產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況
任有天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謂學
也徒可以未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
閱書也雖策論稍異於此然亦其取辭而已且故法
欲四方萬里之才一切無所遺逸以今觀之其能
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其甚則患夫有道
德者往往恥於未舉而僂俛以為貧者又多困於
不售者不售者古以為有司之罪而今之操陞黜者
反咨嗟嘆息以為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為天
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

之於命然則法之弊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
一時之盛能相與博盡羣臣之謀而究極其本又
何患乎不可革哉臣以爲宜使爲進士者人占二
經策以古今之治亂而使傳經以對反復於一二
日而用此易其詩賦賢良茂才宜罷勿試教近臣
得薦士之才行尤異者聚之京師而數使豫朝廷
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官卓犖者待以臺閣之選
而其下則使內外之官辟爲其屬如不稱所聞則
坐其薦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究則去其心經
墨義而貴以大旨不必規規然蔽於傳注也此庶

幾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廉恥而使其不自
列也則宜教內外設學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
任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
固未足以爲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惓惓
不倦之意而討論已熟爲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
此有不復者乎在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臣事法
蘇軾對策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名
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
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願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分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子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

九

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信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之意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

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信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之意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

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不而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天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偉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又於下民政

蘇下送轍費而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月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

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土之令者三日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宜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

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繫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

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
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
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
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
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
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
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
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
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
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

徒常遍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
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
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
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
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其而止以除
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役亦收其庸不使一
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平苟康而無未
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
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
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

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
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
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
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
無以供億其上此文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
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
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
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勢原

李山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
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執之
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
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
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
而力不可勝旣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
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
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
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
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
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

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然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

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俚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世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

上尊明如天日，閑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霰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反手，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古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圉免之毛也。數頃關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

日。民心之宅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手中，歸石震手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縵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浴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

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
形矣故勢之在我也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
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
則橫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
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
弩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
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
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其動不可以不慎
也入主之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
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明責

季之清臣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
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
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敝也如此
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爲
能一刻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手前古之治者何
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用將
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世之乏人則古未
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敝又
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爲

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
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
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
非其道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爲偷懦循縮而亡能
爲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爲悼嘆者也亦嘗聞古
者之用人矣視或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
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效心至而迹未至則優假
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
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雅
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爲之進退亦

稍出於庭壇畦隴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
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
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懼
怯小臣凌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
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
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爲輔相非
求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也拔一士而
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爲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
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
上以爲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

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
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彊
沮伏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
士卒樂爲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
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爲矣今則
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
治爲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
郡邑之不治爲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廚宴
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氣弗
強爲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

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
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
厚祿者相繼而英績備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
羈縛文法之所躡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爲而老死沉
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
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爲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
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
過者以爲賢而嫉夫敢爲者以爲生事一落陷穽沒
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犯持其上游士談
客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招其資胥史得以挾

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函罷天下之務不敢函為回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難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

宋下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五

書議

首其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論若貴全無... 寶儀

祖宗配侑議... 宋

郭積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宋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黃元

為兄後議... 劉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先

廟議

韓

維

南北郊議

陳

襄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尚書

實

儀

體尚書省牒奉前月二十八日勅節文御史臺太常禮院定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未有所從令臣等參議以聞者臣等今詳東宮三師為表首討論故實全無證據其左右僕射援引制勅合為表首者其事有六謹按周官先叙六官又準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每班以尚書省官為首則僕射合為表首一也又按唐會

要及禮閣新儀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即尚書令僕已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王品此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為表首二也又據故事僕射位次三公則僕射合為表首三也又準文是知上臺表章僕射當為表首四也又準晉天福二年教節文今後凡有謝賀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三公闕令僕射行之則上臺表章僕射當為表首五也又立班之制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

先出見今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兩省班退後東宮一品方出即輕先重後之禮較然可知則僕射合為表首六也伏以百王儀制歷代傳承况欲改更必求典故今御史臺檢討有憑事理甚允議者或引百寮起居之日宰相偶不押班東宮一品在前不可却通僕射臣等答曰必若合通前立之者則兩省官班在前如通最在前班必未宰相之次為首則非上臺僕射而誰又曰一品為尊二品為次臣等答曰班秩之內緊慢是分或有自四品入三品為黜官丞即入卿監是也從四

品入五品為進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之上諸行侍郎於卿監是也七品八品在雜五品之上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監察於三丞五博是也若不以省臺緊慢次第相準居此官者肯以品為定乎又大凡尊卑各有倫等雖繁君臣之際可論父子之間上臺則君父之官也東宮則臣子之官也若或品位懸邈亦可尊卑各申奈將臺職緊慢不同實恐統攝不得假若輕重雖等亦須推獎上臺議者又曰新定合班最可為準臣等答曰近敕合班之位僕射與東宮三師不曾改移上件所

引故實敕文當時與今無異此乃仍舊不是新條
又議者曰僕射重輕不同往日臣等答曰此官崇重
儀亞三公上事舊規典冊具在公參之禮立朝之
儀見今可知何曾損減又議者曰假如百寮同署
一狀必須依次署名臣等答曰此議只為表章獨
以一人結銜為首且云文武百寮臣等此則是總
統文武衆官見有正衙重官太子宫臣難以為首
若援引依次運署實又與此不同又議者曰表首
之人近亦曾有三少臣等答曰今為在朝見有僕
射表首難定宮臣歷朝典據分明都來不取近或

重輕顛倒却引為憑脫或不論官曹不取緊
以近尊為重但只據品而言則上來班位及於資
品以至僕射出今後並合改更若變舊章於時
何益臣等欲請依唐貞元晉天福敕及諸故實并
今御史臺衆議以僕射為表首一則正上臺之綱
紀一則遵歷代之措模免至鑿空驟從臆說俾其
名分不至奪倫

祖宗配侑議

臣等聞王者建廟祐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
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

疏戚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
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
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
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
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摠懿闡下錄上孫謀將以昭
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
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敷燮伐潛默不
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堙蜀壘
湘楚閩粵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
蒙更生卜年長世丕闡洪業而太宗皇帝敷受

其靈帝運下武龍天中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
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
人無恫怨又引摺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
三代同風宗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
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占
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壤翁受瑞福普浸黎元肖
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
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
爲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右稷爲周之
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

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妣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哀對先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

適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下。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下。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

鑒照前載抑畏凌革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
官謹用敷整惟聖心財鑒謹用議狀奏聞
夏皇... 郭積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書... 祭...
此三聖... 郭積... 其... 宋... 國... 祁...
臣竊惟禮者叙上下制親疏別嫌明微以為之節
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
殺從宜故尊有所申則親有所屈不敢以示所承之
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
校理郭積生始數歲即鐘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
人王喚積常祭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解兄

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積一身而已母邊氏適王
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積乃解官行服以
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敕齊衰杖朞
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
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
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永非
於郭偶而積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室雖欲懷有
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元父而
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
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永制百疑

積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詎有
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彛經伏乞降臣
此狀下有司博令詳議其郭積為父後為嫁母應
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洪
規請設所效限於夫曰矣公王望天併同六示非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黃元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
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伐則有
連率焉有方伯正牧焉在兩漢則武稱刺史或稱州
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

察皆所以縉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
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
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類
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
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取總守宰之官守宰主宣
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
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
而貢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
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
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

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
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取宜委之郡守郡守縣
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署轉運宜罷也所以復
古官也不使吳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
廷三事大夫為是邪為非邪也傳與善不損兩全
而曰矣今為兄後議之劉宗敬宣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
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
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
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

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為
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
上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
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
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
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之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
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
閔公之兄閔公遭執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
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重中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
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獲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

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伐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

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及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為襄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

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背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爲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爲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手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

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爲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伐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

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爲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爲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爲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誦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今宗廟張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

悖哉獨可悖哉

今辭心以爲漢安懿王典禮議王典司馬華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

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竊以為今日所崇奉漢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宮大國極其尊嚴雜國

太夫人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廟議

韓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

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
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
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
相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
別也今直以契稷爲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
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
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
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
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

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有
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
之所興契稷不爲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
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
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
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右明穀梁亦生於周代其
所言皆親聞民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
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

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
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
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
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惟僖祖雖
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
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
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
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歲主合食則歷代嘗議
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
以奉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王順祖

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
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
臣絳等議非臣所知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大宗廟於南北郊議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爲宮冬日至於地上
之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爲宮夏日至
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
至者以其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來鍾于
震之宮以其帝出手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

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圓鍾為宮一變黃鍾為角太

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

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

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

之變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合陰偶之數也又

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

禮之以血祭沈醴鬯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

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

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

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

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

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

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

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

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

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

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

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

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

之時矣豈龍衣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

俾正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未節
雖正無益也况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
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
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 陛下每
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
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此謂所大者正也然議者
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近
古者致齊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
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齊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羊
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

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下
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辛祠昊
天次辛瘞右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
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
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
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毀彼
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
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火儀約
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
蠲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

未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
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
越大祗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
世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五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六

下議
救災議
賞罰議
議水
渾儀議
邊議四首
世守邊郡議
選小臣宿衛議

救災議

曾會鞏

賞罰議

趙瞻

議水

仲訥

渾儀議

王回

邊議四首

沈括

世守邊郡議

張載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民議

呂大鈞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復

議官

李清臣

官制

畢仲游

救災議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隕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
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其厚也然百
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
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
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末也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
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
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
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
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
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
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手他為
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
復得利其器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
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

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
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
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
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
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
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
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
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
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通則爲施
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
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
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
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
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
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
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
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
舊瓦之尚有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
而不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
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

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者亦已衆矣如不可
上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
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
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
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
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糶不可以不貴矣
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
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
禁則必鳥駭鼠竄竄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杆游
徼之吏彊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

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
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
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
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
萬石而事足以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
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貨平日未有
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
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閭民
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
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

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
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
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
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
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
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
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
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
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
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
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
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
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比常行之弊法也今被去常
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
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
安於畝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
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
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
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
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

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俶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

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膏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

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芽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芽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芽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損茶芽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賞罰議

趙寧之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微文梧賢罰以定令幸姦則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爲姦人地也有吏於此齷代閱詣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干年當遷其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其秩斯人大賢大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搖者或迹牀白著有非常不在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有所差駁突兀亦不爲舉失以賢者難進易退廉恥廉服之心詐非代之辭者歟若爾伊尹太公常盡匹夫傳說箕子常編摯囚箕缺甯戚常伍耕農管仲五叛常沒虜獲尚眉與時爭益鼓之連賦列

時刻之積効而邀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
必曰以甲令當某罰以乙詔當某科有輕重疑則
爲奏以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寸尺爾夫以
姦人狡獪窺幸之備誣非爲之地者歟且唐虞流
共工放驩堯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仕
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
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誅無赦孟軻以楊朱
墨翟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荀卿以宋鉞公孫龍
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鮒以掠美尸
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以忠孝而得罪

郭解豪俠似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點傷蝕風教
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以非勉寬仁
之治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
與罰如是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
轍異也或謂若之所贊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時也
若居今時而用古殆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
補調之品目猶曰未也况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
之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律後主令附麗驗
治劾讞鍛成猶曰未也况以難明之狀可惑之事
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僨及潘人刑僨及善人

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
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夫入
之辭行技能號為搜索而賞朝廷矣才具器識號
為童度而麼爵位矣斯豈它術哉視必得賢者而
後任之有司爾真賢實廉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
也上之察也任人大姦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
上之察也豈它術哉上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
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益資其窺測者豈有補邪
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則皆末如之
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公而賞之

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驪堯共工而罰之天下非乎
不也若賞伯夷而問盜跖罰窮奇而詔饕餮惡可

議禦戎

仲訥

或曰西北二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爵賜予至厚
羈縻宜得而兵未克弭古稱禦戎無上策良信哉
愚曰斯之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
因而匱尚有策哉然則若何御示之非足尚也當用
氣勝之耳奚為而言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
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
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湯之為君君子則

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由其類勝天
爲之清日爲之明至于鳥獸魚鼈咸若夷狄其有
不馴手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之
世夷狄之患無甚焉秦漢之下德衰而力雄善有
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誅
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爲之
蝕地爲之震纖草槁木橫出妖孽况四夷手是陰
氣勝而陽不得立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
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我陽也又以盟約之信邀之
崇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

仁至恩也而成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
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闢
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執庶官宜
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壅
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
食正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
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爲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
按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
肖材者使得效其思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
志一通正道得立於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

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
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索無
策何索後悔何

論五帝時議水風靈並意而至六代并因王而司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
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
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
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
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

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
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
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
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尚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
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
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
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
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
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
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

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
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
憂中國者矣 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爲害亦甚
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暴而衍溢者歷月不
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
故爲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
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爲
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
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若居其任使
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
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
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令之慮
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

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
躔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
日行周天而復業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曰四
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
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日
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

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晝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焉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手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駒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曆率為曆亦不復以器自孝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曆衡一行改步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璇

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落下闕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是氏特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穢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大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馬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揜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

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規管劉驥太史令晁
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
象赤道其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
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
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
傳也唐李淳風別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
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
內圓徑八赤有璇璣規月游規所謂璇璣者黃赤道
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游筭可以升
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文以摯月游
而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
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
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
中初鑄渾天儀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
祐中改鑄銅儀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
去取文有失得臣今斂古今之說以來數象有不
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
南當令西北望極星至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
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
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

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而日之所
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大者自安南都護府至
浚儀大岳臺繞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
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之上也臣嘗讀黃帝
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
而望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
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
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
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
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

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
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旣
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西爲西天
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
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
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
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謂極星
之果中果非中皆無人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
之間所差者已知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
外邪今直當據建置之地位入目之所及裁以爲法

不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絃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絃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則彼數也此移亦彼亦移亦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

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旣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

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
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
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未星之
法必令所未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
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鈎股法求之下徑
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
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
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
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
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

璣衡不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
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
三月而後之天中不動處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
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
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
其六令瓚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絃然絃正平
而王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
之際則日遊行如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終新銅
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
單環直中國人丁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

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
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
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
赤道以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規
測之時先以鉅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
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度所得無以異於令
璣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猜
縟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
道不動乃如繆柱以考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敢
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

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
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
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
一作六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略也其八令璣舊法
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
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
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
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
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
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

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
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
分其它規軸推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
輕利某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
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
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
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為拙謬
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
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
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

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為際法自當默

與天合

張外載

邊議四首

清靜

域中之民既得以依城固外百姓朝廷不豫為

之慮非潰亡失主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
幼孳蓄屋廡積聚莫不為之軀除蕩焚興死亡均
矣欲為之計莫而選吏行邊為講族閭隣里之法
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
資廳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官不拘制

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
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為計之當
先者也

固守

師為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
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
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枝梧踰月應援之師
不為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寇之尤
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為能假設一城
之小子天可完不財者十部之而未必固善守者

加損之而尚可全然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
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戍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
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
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
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
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師之城各餘萬人為
備問有多少之差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
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

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者以能射則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成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眾寡為力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法

萃以什伯刑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其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而已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

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迨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止無以制命而爲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爲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爲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言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携以禮懷遠以

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伐戎不服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割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及郡以共其之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爲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死勢

五十三
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祭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以其子孫廢幾亦可以爲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

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湏臾離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顧問指以共綴衣履責執射執馭之職其

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替疑丞保傳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沒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得成就其財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乏材而人主未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

簡其名臣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
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
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
灸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
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
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
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必盡誠以教之或因
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退有以勉吾業傳
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
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

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使廣吾之德性又可以
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乘政事之間以教育
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
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
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
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爲
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
以宜略漢依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
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
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中書

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
 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
 已其間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
 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
 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
 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
 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
 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
 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益之相觀而
 善可不務乎

民議

呂大鈞

為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卹主戶
 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為主戶主戶苟眾而邦
 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
 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
 僕之若此則主戶益耗客戶益廣而主戶之田少者
 徒不定終不為官府之用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
 合眾戶共及二頃以上方充一夫之後其兼并之
 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後
 主戶不足以戶足之

主父不主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

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者合族人不得以父兄之尊齒君之位之時為正尊卑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子不得稱先君謂別子之子始以別子為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無害稱謂之厚三代盛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雖無定則原此而論不必于上下相接之際皦皦區異遠近以傷親親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之令亦緣其政苛刻寡恩而然 國朝祖宗敦睦九族自有博

大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襄之一時之令不足稽

議官

李清臣

原今之大弊皆入仕之門雜而衆地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蕃仕者日蕃故有蔽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退失其田廬故廉之人身雖挂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眈眈焉常不得其所上 於父母甘旨猶髓之食下迫於妻孥之饘粥則鄒不約者或乘其間隙圓之困時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等盈縮秤較

毫釐匿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爲王官退則爲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爲民師退則妄凱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污辱而廉恥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爲之文迂爲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薦負使其不得應條缺駁延其歲考使其得滿課從是而任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徼進後來競隘而夸馳其輕僞佻淺之流更相眄伺迭相攻攘

相誅不揉矛相覆不設阱而媮風熾險濤作活讓靖默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卻於羈旅草野而不於其塗有耻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耻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爲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切繩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爲篤厚無爲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爲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塞其原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擲痛治其已

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坑墮蝗不知士心之愈離臣以為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負而祿得以繼汚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

伐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難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及

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它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

銓審庫部金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
名隸尚書而事在它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
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
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乎章事遷中書令外國
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
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
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
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
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
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鄉寺亦然昔之官

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
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
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爲
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
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
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
中書門下合而爲之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
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
然者所謂畫黃錄符黃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
上近者決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傳印待報而其務

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
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爲不合今日之務而人有
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憚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
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
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
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
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
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緩則由
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
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道久則
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
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
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
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六

少比於... 而事... 害公... 人損... 不... 故... 身... 以...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六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七

所說... 子... 我... 西... 論... 外... 三... 皇... 剛... 蘇... 蘇... 載... 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七

雜說上

石

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
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
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
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
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
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
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在衽不士不
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

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
不經之所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
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
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棄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
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
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備滿天下可怪也

人君見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
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
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
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
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
誕幻感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恠既不能禳除之又
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
能知其為人之恠也乃啓呪祈登以厭勝焉其孫
其子其父其毋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
而常服能厭則反不知其恠能厭勝之又尊異

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為恠者幾
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
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恠也千有餘年矣
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千更餘年釋老之
為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不生吁其首闢其言動天下動見曰

惟說下惟說下石石介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子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
天下謂之恠請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恠也
曰昔揚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

信已之道於是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它今天下有揚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揚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揚億之道俟揚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

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悞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揚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祖剝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訟春秋之經易之繇文卞翼而爲揚億之窮研極態

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恠大矣
是人欲去其恠而就於無恠今天下反謂之恠而
恠之嗚呼

唐說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
者諸侯也唐旣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
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
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僭王命以相制易則
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
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

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
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
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
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
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
年姦臣逆堅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
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
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
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
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

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業
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
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
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疆禪天下故
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
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
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夏禮蔡
雜說

劉
敬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
也目也者所以眎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

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攫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
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
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
官萬物如耳目心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
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
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
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
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
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
敢間之者也清濁中埋賢不肖中倫人莫能間之者

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爲公卿大夫士農工賈憂其爲士農工賈是以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不以利私己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者故有天下者其時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時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時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有世之憂諸侯有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

古之士自重以有耻乎古之井天下之地而授之
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
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
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
養行字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
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
序家不塾士之未命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
處行字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
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
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

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
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
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
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
目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
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
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
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
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
揚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

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為者也自狂
而為進士而又狂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
常自任於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
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

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
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
既生矣神發之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而主靜

無欲

故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言小人悖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之死生
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稼說送張琥

蘇軾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五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太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

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是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轅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蘇其好也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

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
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
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濟我于險者皆
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
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
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界夫
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
屬官以議不合引去至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
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
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

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當
潤聞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
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
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
守王竒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言鞠吏
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
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
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
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
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

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
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
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
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矣曰然當備辭吏
士亦罷去爾因於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
紀者甚多獨書此一事遺其子勉勵明剛者之必
仁以信孔子之說
蘇軾與孫少述書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
汨雖一月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

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
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雖吾亦不能知也
却超雖為相温腹心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知之
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日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
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
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
温徃反密計惜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
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礮比然超謂之不孝
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温矣東坡先生曰
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
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
履麟士笑曰是鄉履邪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
還麟士曰非鄉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
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門主於許王之限表與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
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相
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
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
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

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
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
哉

相温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
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
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宗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
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
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

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
至於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
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
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
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
如如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如它人之妾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
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
復挈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
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

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
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
高惠文帝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
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
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
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
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
漏可不懼乎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
生無一事然相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

馭卿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
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
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
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
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
中俗吏爾持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
識而濟之以無心耶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
差之豪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
所病也不可不謁醫而醫者之明服者蓋天下

不特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
死亦曰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求脉
驗之靈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
似之間鑿不幸而失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飭遂非
以全其名至於不救是故難治也間有馴愿者
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
不效此世之通患而道之悟也吾平生求鑿必於
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
後求診使鑿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

冷熱先定於胃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
鑿治吾疾常愈吾末病愈而已豈以困鑿為事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
而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
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
此文非退之莫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
特也而妄庸者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文此最
得意又云吾不能作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為醉
翁亭記此大妄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七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八

蓋說

非斷之與迂說

師說

葬說

史說

吊說

芻說

戒

治戒

王 王 程 張 呂 陳
令 令 願 舜 大 壻

宋 祁

福州五戒

蔡襄

行舟戒

江林復

毀戒

王回

嫌戒

王回

戒子孫

邵雍

女戒

張載

迂說

王令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
蓋未之見也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
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

而止之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
於為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
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人也耶

師說

王令

上古之書既已汨及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吾
帝之學未之傳說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
缺然學之名具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曰若然
帝王之於治目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
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
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

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云未嘗不力而食
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墮澄其淫邪勸其疆梗而
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
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爲之師以諭
其道爲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中和使相
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教使
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
迨其卒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第尊尊而長長
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爲君臣盡其
所以爲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

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擔石之將墜其引綴求
絕者猶有一綫髮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壞
漢興宜大改制而財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
民所爲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
經博士置弟子負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失
於古雖未爲善而其風俗遂號爲平豈前世遺風
餘化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善秦而效易見也當
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
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涵更數
十氏唯唐爲近古大抵財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

嗚呼何爲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
用儒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甚治者何也
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爾其弊在於學
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
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
爲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
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
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彊力向
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
勉之且猶患其糝窳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

炙之其聞與見不爲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辟由
彥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爲宰而賦粟倍又况後
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
欲其自爲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穫而顧不耕也
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聞不可俟也自
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
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
竟不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
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續其
所不長一其所未高使知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

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
徒人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
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
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為人師矣其非其也其也
葬說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
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咸若培擁其
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易
謂地之美者色土之光草木之茂盛乃
其驗也父祖子孫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

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感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
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
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者不得不慎須
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
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
道路避村落遠升五患
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方水
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開封墓門此其大
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以其各葬一竹火者
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矣至於年祀寢
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

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

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財勿使之夫拆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推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誨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筆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劉蕢贊史臣以蕢爲疏直蕢於策中引襄公熬陽父春秋罪漏言而蕢既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麻

又黃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為謀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職也且黃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黨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黃輩造廷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為準的黃雖不第同試如李邵輩公言于朝以為已知不若一時潘候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

賓幙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吊說

呂

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况於它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吊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合楹以周其急

朋友親楹以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為又有含見文王世子

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始死三日不舉火隣

見問每奠則執其禮莫士之喪見魯子朋友將葬則助其事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子張之喪公明其從柩也

火者執紼長者專進止非從主也從柩也

葬於鄉黨反垣日食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其掩

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四鄉人五十者待盈坎見雜

記祖而賵焉謂用車馬所以知則賵而不奠元不足

則贈焉知死者贈贈于邦門故曰行而贈見士喪禮又公

不足則賻焉知生者賻賻用布幣以助其禮凡有事

則相焉司徒敬子之母死問位於子張並見檀弓

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此

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

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主人見賓不以尊

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

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

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自先王之禮壞

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

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

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

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

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
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
以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
致禮惟代主
爵人之獻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
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
壺酒之奠以爲祔除拱帳饋食之祭以爲賵與賻
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必以他辭者庶
色異哀嫌
幾其可也

芻說

陳 瓘

武帝征伐之意雖沒黜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

以疎逖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爲諫引尉佗
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
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
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
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
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
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
材之路亦將封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在
斯乎

晁錯爲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

商刑名爲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王之所急以臨制臣下爲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虚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掠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從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

三發而不对孔子曰言及之言不而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爲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靜豈不度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未畢之語楚子革與王言如響折父譏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調諛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

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爲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爲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脫以勸所以作天下之術常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宣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興爲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譎言之士可謂而間之也哉至唐之德

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調邪而陰授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踈矣

戒

治戒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歛用濯浣之衣鶴髦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爲流俗陰陽拘忌

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
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焄然蒿然皦皦有識者
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
窮吾尚何患掘冢深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
明器左置明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麴二奩朝服
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
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多家
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猶
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謚於有
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

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蓋自標置
者非千載永安計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
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
是以吾爲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妻引
毋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
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蚩詆吾
也吾待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
身後不得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
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爲不孤矣
若等兄弟雖有異毋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爲兄

弟况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吳文公爲福州五戒

蔡襄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己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

可不成

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財兄弟分養乃至織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聞即成怨隙至有興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

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
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娼之家不
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也而校奩奩
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
意志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
恠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
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太率
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强者食弱者

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
今欲爲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
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
則爲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志

行舟成

江

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陸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
風甚不可行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拖者不能制其
後櫂者無翼以其榜透泊於上風多其絺纒以維
之固其椽棧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飄於東
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

順風而過者。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
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拯之。恐懼警戒。卒以無
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羨之者。敗溺不救。推
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
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耶。或曰
止者。易為工。進者。難為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
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
福殊焉。因志之以為行舟戒。

毀戒

王回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未亦多原矣。或以其迹

疑或侮而為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更身質
之以斷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
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窄。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
訊一人焉。曰有之。同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有
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污
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敗
之云爾。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邪察其所由。辨
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曰。流言止於
智者。謂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嫌戒

王回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為嫌疑之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焉伺聞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可多言矣完然者尚欲指其缺也况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克得手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戒子孫

邵曰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

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理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損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正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

命使命女順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

克勤能行孝順為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婿也無然臯臯

臯臯難與言也無然訛訛訛訛難共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非是

則非彼舊而華爾焉作儀政舊仍汝安立制度惟非惟儀女生

則戒在毛詩斯千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無貽爾五

物以銘爾心錫爾佩中墨予誨言銅爾提匪謹爾

賓薦賓客祭祀玉爾登具素爾藻絢藻絢旌飾不可太甚枕爾文

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

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謹遜

退也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九

財本制策蘇轍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

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如進夙興夜寐于

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

氣或蠶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

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

庠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

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

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

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
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
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
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求思厥咎深
劫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
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
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抃變其合於經乎
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
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古僭脩差
不廣治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

撓獄市推尋前

出將
迹孝文尚

孝子而天下富殖孝武

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
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
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
對謂當責之內史常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
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實虛之相養水旱蓄
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
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相弭災致祥改薄從
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

意以陳母悼後害久而當今之要務也夫天其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
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
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
相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
聞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
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
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合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
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
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
不及改爲此患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
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
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
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
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
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
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
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聖制策有念祖宗先
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
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

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獲或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繁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官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

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躬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居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

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警勸之具今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間焉此臣所以妄論備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何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它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遺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

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繇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此興禮樂未具戶罕可風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繫者衆愁嘆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

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
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
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
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
而其既用也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
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
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相公用管仲其相與問荅
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
覆窮究其臣者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
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
也則又曰吾君能忘也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
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
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
辭饗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
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之陛
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
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
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
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

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
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
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
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
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
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糶之法不立貧富
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
此而和氣安得不盪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
之道也其所以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
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荆襄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
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
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
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交則不
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以安
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
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
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
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鄣也朝廷置陵武於度外幾
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

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
無以通西域西城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
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居中國
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
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其巨
人之病腿無不拐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
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
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
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
如稍徒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于空閑之地而以

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其向之戍卒
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
然後數出兵以若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
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十國始
有息肩之所不然將齊師之不暇而何徹乎所
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
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
下十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
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帛而別異之
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下去此等

而欲廣才和之間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
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
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步兵不蒐去其無用
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益者臣嘗論之
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
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
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去而以難
易為等地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
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
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職司

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
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
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長從外等其人
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管可澄矣庠
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
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定則
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以而求
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
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
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

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
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
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于煩多
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
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累繫者衆
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
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鄴煥氣不
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
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取諸儒奉合之
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

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
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
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
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疆弱也今
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也者其不疾
者必其疆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疆弱異故
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
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
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于險耳夫淫
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

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翕翕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兩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响溫煖之政萬事隳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翕此淫兩大水之所由作也

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伐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

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大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禳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廢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抃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其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王濞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

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賦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不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天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爾懦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

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者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術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言疑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其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

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前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正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

而不流也思而不貳然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
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
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
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
何陳平之劉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
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
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為責之內史者特以宰
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
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
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

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
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
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
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
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
方圉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
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
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
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
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

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
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
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
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弊是
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
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
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諸陛
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
富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
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之陛下養

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
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
致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
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
君王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恩百姓之可畏
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
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
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
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
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

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使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竒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宗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積慙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
制策

制科策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艱于負

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
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己推五
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敢自肆
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延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
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
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
吳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
之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
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烝民非不受養也而生
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

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
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
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
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
設法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
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
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
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
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
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

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練之道有未克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莅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踈遠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鄉誼老文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為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其謹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

先述此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
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
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
則雋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
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
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
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
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
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於勞而天下亂
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
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
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
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
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
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
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
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
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
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
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為霸政未有能終

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三正月公
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
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
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
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
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
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
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
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
身至子孫之世則廢心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

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
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
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
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為敵雖深而能見效
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貢速成是所以失趨
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
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
所適也伏惟陛下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
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
勢矣當承桃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

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柰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柰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柰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柰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

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揚子曰犬而不為犬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比如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以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得趨其所失

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
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
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
道之術也而正如之論也或陛下深講而力行之
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
而未臻乎此聖策曰朕承此祖宗之業託士民之
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有退託于任太守重
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
見此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
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

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
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
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
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
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
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下白矣齊
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
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
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
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摧衡

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
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
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
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
臣聞通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
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
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
古之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原
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
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

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剗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
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
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實諫諍
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
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
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矣得天下讜直之言
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
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
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
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

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其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己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然後日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

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為陰盛之應也陽浮為天而主於動陰凝為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也陽之於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為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陰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損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

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
抑小人之道而已几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
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納有辯有躁有靜以對
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
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
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
消小人道長其敝致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
若夫舊勞不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
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踈遠而柔諛親附
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

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
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
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
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
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
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
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
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具
而猶多苟簡之習丞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
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

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至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則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是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疑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

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建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未聖策曰種羗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踈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圉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

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其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愴於天地之表河隍之外當有解推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回聖策曰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宇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

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立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未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

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子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教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魚鼈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

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
漢文弋絺華易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
泉以取其息寘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
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
安宅所以救剝也 陛下取於下悉以上取下悉
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一而民有享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
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雖有禹湯
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
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

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
一歎則不可復正則文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
足爲 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
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_目之所共望豈獨
賤臣之妄言哉 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
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為國用 雖節
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也籍雖衆而簡疏者
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
陸輓水漕銜施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右準
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

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也金夫以
萬金之貴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
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
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謂度所以愈增而不
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
負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官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
不過十二萬太祖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
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
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
為謂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

內群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
北失幽燕西損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
是以二邊黥卒特為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
事之群百年不識兵革而利設也伍坐蠹民力此
不可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便民得以口率出
徒而分天下群為三等上群五千中群三千下群
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一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
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為
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
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

戶者庸役不及而其五而工戶居其一困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其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墮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 六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閔市之征密於布暴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為它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 聖

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 陛下約已以率爾 陛下約以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捐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以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是以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即而上之至鄉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

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
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惟陛下下澤之而已
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
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
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
以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
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
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
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
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貞行致之於位如

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無補而已夫先
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
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
可以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
獻焉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
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
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
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
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翺躁不耻之求漸漬
成俗恬不為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

弊使士之自重而人蹈廉耻凡潜德獨行不求聞
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
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互放不用則
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躬俗之本教道之法
自此致之可也 聖策曰形罰煩重出於設法之
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
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
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
之道也古者政躬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
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為字

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
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
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
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也夫也大辟之科至死而
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
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
斷支刑足為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為可行之術也
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併立子孔之後則夫政
雖其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
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弃之豈所以為

慎名文聖策曰三欲興乎士教兼乎三至以底聖
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子欲明乎六親盡乎五
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大陛
下傳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
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聖論天下之道先
後之次始末之要而也陛下酌焉蓋得與刑並行
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
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聖刑若堯舜之無
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
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
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北變是也此先後
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慮異也則夫恭老尊齒藥施
親賢好德惡貧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
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三至從
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
也矯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之中興之盛德
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為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
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為漸不及正觀
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伺也視其有間
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

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
厲方其大勞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
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
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
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
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
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
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
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從
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
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
今者則臣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
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
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相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
為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
久而不可舉無以為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
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
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為言此天下之
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
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

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变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敝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正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正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也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

後變之別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謀謨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徒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身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置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又復革法已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徒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

十年間五徒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
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
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
難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悞也
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
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
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
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
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它其力足
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

器敗餽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
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
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
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
之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封之時
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
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傳說也見之巖
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
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
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

德俗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
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
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空器爾伏惟
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為法鑒文宗
捨本憂末以為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
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
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
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
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為之術何以先此古
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
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
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
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
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
察焉臣昧死謹對

德俗存其處而不用... 問政安而動息... 則則又宗所以... 法成湯高宗之... 本受求以為我... 樂為臣邦亦... 海安斯言論...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合... 並番凶... 以照...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合... 並番凶... 以照...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一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擬御試武舉策

說書

小雅周之衰

君子能補過

大夫無遂事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庭堅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

庭堅

聖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軾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延詠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鬯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之

國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揅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謂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焉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不可謂不切其不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

有以受之歟禮曰其受和而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人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下易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德

邦令中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丙吉
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
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
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
故臣願福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
之序以次得矣書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
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及此言是天
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
革取之失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
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

古之聖王所以鼓舞天下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
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
罰之威劫而成之夫矣斧折薪可謂必克矣然不
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
強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
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
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
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
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有決不可
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

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下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下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為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古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

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下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美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使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服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已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

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閔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而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發，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率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不変。它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不能自信，手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制之，以慎重養之，以躬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陰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鬯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治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則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

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前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知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力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東漢黨錮之法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遂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好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邪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

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少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以爲其意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書曰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拯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莫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不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庸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誠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必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

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治疾也有剖胃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開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與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材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取用蓋以為其是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搨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

也亦審矣幸陛下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至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陛下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

其詳言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我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太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爲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于此等款臣願攻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

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矣古語曰百人聚未有不攻而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不陛下不問臣不知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蓋惟陛下察之臣昧死上對

擬御試武舉策夫壯其志意陳師道
問湯武之兵無敵于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

其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
隨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
矣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
事何也昔誓師者或曰擊戮汝或曰有常刑或
不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可
營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
天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導者何與
其墨子之誅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
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幸武賢
不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
以罷以罷之為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為便而
充國之算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
以然也子大夫習于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
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廣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
務而不自賢聖託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現文
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願常聞之藪宅
善牧川居善漁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
顧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陛下好問之志

而幸乃一之得也謹冒死以對臣問孔子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于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以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爲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帝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聞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陳于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陋寡之臯非聖人之道有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爲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古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臯以成其詞詔于鬼神諭于公侯皓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數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鍾鼓以天下共之惟公于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

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為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為文王至德也夫優為之與不可已而為之者異矣坎文王之為武王之為武也盟津以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于故以武王為還師以待時是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

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于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伯以利動利之者偽也君子耻之夫德形于身而加于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教為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化其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伐之書知後世之刑重

虞之誓其克有勳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臯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剝削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于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臯止于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于殺則極矣或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臯陶之善舜也臯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爲之乎先王之刑

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臯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爲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于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興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爲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爲仁師克其鮮死焉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追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法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

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征伐出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典之用捨與穰繫為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常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凝二伐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也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

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曰繫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為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敢為君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地利不如人和也

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
守也米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
然寇時保之巧何施焉矣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
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矣雖然智
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伯皆之術也
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
能迺惇德允元而難任之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夫行法于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
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羗之叛辛武賢則欲
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
東羗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
謂皆非也臣惟或賢之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
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臣惟充國之
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
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善矣非
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以充國所
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奪
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
臯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

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于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于內異譬之于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子之不閉門穴垣与盜爭死况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擇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皐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歐之度塞限以封略羈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精神內守則厲邪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校失得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

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
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
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
盡境以限内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歐
之則以暴者為之則覆巢熏穴戮及孱邠不可謂
政強則是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
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
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
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
覆以無物也物我兩忘君子德也以身與人則身
重以身於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
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德
而賈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褊
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擊匈奴
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
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
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為刺誼之謂也智有
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
內彼降羗令居循致後患務便于近而忘其遠夫

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
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
克禹不以為耻舜不以為臯蓋德不懷則修行行
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
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
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
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師豈不足以一
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
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蠢茲有苗然則舜于
羽于內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兵而修文也

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
仁人問且下反而兵家書奮然自任欲一誠之幸
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
臣願聞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
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
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詠
惟願陛下赦之

韓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

蘇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

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
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
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正纂承文武之
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 諸
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備見放此矣
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
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又從而中興之
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
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
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子札觀周樂歌小雅曰

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
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
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
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
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
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
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
道備矣謹對入下卷也蓋詩子之過也其對亦
其其然也問君子能補過且洪也禮也蘇軾

對其執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暮
而為伯夷聖人不弃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
矣雖然聖人不弃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
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
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鄰人也
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
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
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僖子之病以告其子
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
父何以有宋而授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于

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欤
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于魯三月而齊
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
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
之過可悲也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
始懿子學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
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
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于已沒之後左
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
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

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欤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問大夫無遂事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時而制之于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議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親

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非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之于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

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
郵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國學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之也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
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
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為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
有所不為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
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是也無忽于民也不擾于
群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夫是以慮無

遺策舉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
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為舜戒也蓋惟幾也
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于事惟康也則能安盡休息
不擾于民惟輔弼之民直則能以無過之為美
而以改過之為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
以樂從而顛聽焉雖然是三者在於艱難創業之時
則固未始以為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俄焉怠忽
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
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
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偃于征誅而瘡痍之

未瘳俄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復
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
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于幾民之適於康則
天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
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
下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
則玩宴安而忽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
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
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踈幾康
弼直之戒于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

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
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賡歌規
戒而其言及於敕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
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
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
矣

勉圖

未盡也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
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
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

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歛於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為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為商之大臣而且于王為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為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于危亡而後已子孫弗寧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妄先王所以為天下後世之意以為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為之謀其在于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隳則微子以為心憂而辱于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為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其

子以父師為囚奴有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轍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為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為媿人更相勸勉以求合于義而不期於必用夫謂先王所以望于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為也處垂亡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為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子以父師為國有君若君不夫則愛君之仁至矣
其死者若愚其國者若愚其撤去者若背教非
忠也然天子皆安樂行之不以所不能為自愧而
期於必用夫誠先王所以望乎後世臣子者用志
必勤凶年必安醫並解三山楚多此亦以陳
告以臨海子端平下矣云云法亦重注法亦薄
此亦亦而精辨皆也此亦亦與之與之亦亦亦
自之義莫善也子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辯子與莫子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